

諸位同學，這是我第二次訪問巴黎。第一次是七年前，教科文組織辦了個活動，邀請我參加主辦。我們參加了聯合國主導的國際和平會議七次，還有其他的，不屬於聯合國的，總共有十幾次。我們把中國傳統的一些概念，歷史上所經過的，在大會做主題報告。報告的時候，大家聽了都非常歡喜，可是會後來找我說：法師，你講得很好，這是理想，這做不到。這對我是非常大的打擊，我才發現真正的危機是信心喪失掉了，人要把信心喪失掉，這個麻煩就大了。沒有自信心，對和平不存在信心。

如何讓這些人能夠信得過，現在科學說拿證據來，沒有證據誰相信？所以就逼著我，我就想我們找一個小鎮，找一個鄉鎮來做實驗，把中國傳統倫理道德文化在這個小鎮來教學。這個緣也非常不容易，我在美國找不到，沒有這個緣分，在馬來西亞、在澳洲、在印尼、在新加坡，那時候我住在新加坡，都沒有這個機會，緣不具足。二〇〇五年十一月，我離開老家，我是十歲離開的，七十年沒有回去，回到老家看看。老家還有一些堂兄弟，很近的，就是同一個祖父、曾祖父的，大概還有六戶人家，有三十多個人口。同族的就很多，我們在當地是個大家族，同族的現在大概有五千人，是個很大的家族，這個家族現在也不存在了。

中國傳統的家在中日戰爭結束之後瓦解了，徹底瓦解了，再看不到一個。抗戰期間還可以看到，都市裡頭沒有了，農村裡面有。我們可以在地圖上看到，這個地方叫王村，那個地方張村，那就是以前的一家人。所以中國是大家庭制度，兄弟不分家，講求五代、

六代同堂，是個大家族。大家族確實有大家族的優點，因為大家族是社會行為，個人沒有自由，要守嚴格的規矩，要遵守，不遵守這個家就不能治理。所以一個家，普通人家，上下大概都有三百人，三百人共同在一起生活，沒有規矩怎麼行？所以中國古時候這個家有家道、有家規（也叫家訓）、有家學、有家業、有家風，這個家它一代一代，世世代代都要遵守。管教非常嚴格，沒有個人自由，也沒有個人財產，每一個人賺的錢都歸公。我們看《紅樓夢》就知道，《紅樓夢》是描寫一個家庭。個人需要用錢的時候家庭給你，它是這麼個制度。所以小孩從小就訓練他不能有自私的念頭，要為整個的家，我生在這個家庭，我要為我整個家，為整個家是榮宗耀祖，以這個為目標，我是家族的一員，對家族要有貢獻。所以每一個家都教得很好，社會就安定。

所以在中國古代，做官是各行各業裡面最令人羨慕的一個行業。因為讀書讀得好，參加國家的考試，考中功名，功名就等於現在的資格，學位，它稱為進士，稱為舉人、秀才，現在是博士、碩士、學士，就是這一類的，國家就可以任用他。那時候有個好處，考取秀才之後國家就養你，你可以不必工作。雖然待遇不很多，普通生活能過得去，大概一個月，他是給食物，應該有八、九十石的糧食。八、九十石的糧食，你一年吃不完的，你賣掉之後你可以做零用錢。所以國家等於說有補貼，有俸祿給你，讀書人好好讀書，他可以不必為生活擔憂，國家供養他。他參加考試，縣考是秀才，省考是舉人，殿試，那是皇帝做為主考官，這就是進士。憑這個資歷國家任用你，從這裡選拔人才。

所以，人才實際上是家庭培養的，不是國家。國家選拔出來之後，最優秀的送給國家辦的學校，就是像現在的黨校，完全培養國家公務人員的這種學校。終身為國家服務，在各個階層當中。所以

這個制度它的好處，讀書，你父母沒有能力負擔沒有關係，家族負擔。再養老，中國人退休之後，叫落葉歸根，歸根就是回老家，老家養你。所以家有養老的義務、責任，有育幼的這種義務在，所以比較起來還是好處多。

正如同方東美先生告訴我，我們那時候學佛了，對這個就不重視。方老師告訴我，《周禮》，三禮裡頭的《周禮》，是周朝的憲法，周公這些人作的。這部書治國的理論、理念、方法、效果、經驗都被大家承認，如果周朝世世代代的子孫都遵守這個方法來治國，他說我們現在還是周朝，有這麼大的效果。所以他就叫我，你要多看幾遍。我一遍也沒看過，我只讀過《禮記》，《儀禮》、《周禮》沒看過，書架上有，這個書從來沒有翻過。老師介紹我這部東西好，他說超過全世界任何一個國家的憲法，都比不上《周禮》，他說《周禮》就是周朝憲法，非常讚歎。老師一生教書，沒有從政，遇到這些東西，但是它沒有起作用。雖然跟蔣先生（台灣的蔣總統）關係非常好，但是蔣先生並沒有用這些東西，這非常可惜。當然這是與客觀、主觀的環境有很大關係。

在這個大時代裡頭，我這一代是最不幸的一代，遇到中日戰爭、二次大戰，戰爭結束之後，中國大陸的解放戰爭，都是我們遇到的。中日戰爭爆發，我十一歲，所以從小就失學，沒有機會讀書，逃難，日本人在後面追，我們在前面跑，機關槍的聲音都聽得到，確實苦不堪言。到第四年我們才知道國家專門為收容流亡學生辦國立中學，國家原來只有辦大學，沒有辦中學。國立中學完全是公費，國家把這些學生當作兵員來看待，也有一份薪水，一份糧食。我們過這個生活過了一年，一年多一點戰爭結束了。

結束之後我們回到南京，在南京讀書，我只讀到初中畢業，就碰到解放戰爭，這又要逃難。一個人到台灣，舉目無親，就是一個

人，沒有任何背景，所以需要找工作。當然找不到好的工作，因為學歷很低，只能夠勉強維持自己的生活。讀書利用工作多餘的時間。在那個時候聽到方東美先生的名字，知道他是桐城人，桐城派的後裔，他是方苞第十六代後裔。這跟我的老家距離很近，大概距離二、三十公里。他在台灣，我就寫一封信給他，希望他能允許我到學校旁聽他的課程，我還寫了一篇文章寄給他看。沒有任何關係，叫毛遂自薦，自己推薦自己。一個星期之後老師回我的信，約我到家裡見面，談談家鄉狀況，談談我自己這一生苦難的流浪生活，想讀書沒有機會。老師問我，他說你有沒有欺騙我，你的話是真的，還是你編的？我說我不敢欺騙老師，句句是真話。老師就說（這是六十二年前），因為現在的學校，先生不像先生，學生不像學生，他說你要到學校去聽課，你會大失所望。我聽了這個話當時就很難過，老師完全拒絕了。我們沉默了大概有七、八分鐘，老師開口，他說這樣好了，你真的想學，我給你開一個課，每個星期天兩小時，在他家裡上。學生我一個，老師一個，我們是一對一的，在他家小客廳小圓桌上，給我講一部《哲學概論》。所以大概是一生當中對我特別的待遇，我真想學。

以後我確實明白了，現代的年輕人，小學、中學讀書，為了要考取大學，進入大學之後就不認真，心不在焉，等著拿文憑，混資格，所以老師也就不認真教。特別是中國老一代，老一代對於學生他是觀機教學。最重要的，所以聖賢學術它跟科學技術不一樣，科學技術不講求這些，聖賢學術講求，講求什麼？尊師重道。你對於你學的這門功課你尊不尊重，你有沒有信心、有沒有恭敬心，你對老師有沒有恭敬心、有沒有尊敬心。不是老師要你恭敬我，我才教你，不是的，那我們就想錯了。你有一分恭敬，老師教你，你能夠吸收一分，你有十分恭敬，你就能吸收十分。你對老師沒有恭敬心

，老師再好，孔子來教你，釋迦牟尼佛來教你，你什麼都得不到。所以印光大師常說，「一分誠敬得一分利益，十分誠敬得十分利益」。完全看這個，你沒有誠敬心，老師跟你講叫白費。

往後，方老師過世之後，我跟李炳南老先生，我跟他十年，我就完全了解。雖然他開了一個班，二十多個人，對每一個學生教學的觀念、態度、方法不一樣，真是因人而異。真肯學的，老師有罵，甚至於打。那種人被罵了、打了還感恩，還對老師感謝，這個人會教得出來。如果說話說重了幾句，臉上就變顏色，老師絕對不會的，老師把他當作客人，他說決定不結冤仇。你真想學就真教你，你不想學就敷衍你，把你當旁聽生，是用這種方法。所以我就想到過去方先生所說的話，方先生他在家裡開課，我一分錢也沒有供養，自己生活很辛苦，哪有多餘的錢，所以完全是義務。我對他非常感恩，非常感激。所以這是聖學與一般學術不相同的地方。古人，縱然是學藝，學工藝，學個泥水匠，學個木匠，對於師傅都要尊重，不尊重也學不到。所以一切法是從真誠恭敬當中你才能學到。現在找真誠恭敬的學生到哪去找？找不到。

我在台中學成之後，以後多半時間都是在海外，大多數的同學們都留在美國、加拿大留學，我認識的同學這些人最多。這也是偶然的一個緣分，造成以後替我鋪開了國際上弘法的一條道路。是當年台灣大學第一個成立學生學習佛經，組成一個學社，叫晨曦學社，台灣大學第一個組成的。帶領老師是周宣德先生，周先生跟李老師年齡大概也是差不多，他們是老朋友。周先生到台中來，把這個事情告訴李老師，李老師聽了非常歡喜。那天正好我也在旁邊坐著，我就聽到。周老師離開，我們送他離開慈光圖書館。他走了之後，我跟李老師說，我說老師，這未必是一樁好事。老師瞪著眼睛看著我，怎麼不是好事？我就說，我說學習先入為主，萬一這些學生

學習佛法，那個教導的人對佛法沒有真正修行，一知半解，把他們領錯了方向，誰來幫他們糾正？老師聽了這個話之後就很冷靜，想了一會，說有道理。他就問我怎麼辦？我就給他建議，我說我們台中佛教蓮社跟慈光圖書館，老師創辦，我們在慈光圖書館裡面附設一個大專佛學講座，我們來培養一批學生，學生跟學生對話就能解決問題。這個意見老師就接受了。

所以慈光講座辦了二十多年，先後的學生差不多有三、四千人，這裡面的學生大多數我都認識。以後這個講座在台灣就普遍流通，在寺廟裡面辦，學術團體裡也辦，所以就辦得很多。規模最大的是中國佛教會，在台北，道安法師領導的，他辦了一個，北部地區，也是利用星期天，每個星期天上一堂課。他請我去做總主講，我在那裡教了四年。這兩個大專講座，讓我差不多認識將近三千個同學，那些學生畢業出去之後，出國留學，在外國拿到學位，在外國找到職業，定居了。所以這朋友就很多，每個國家都有。這些都是跟我有緣的，我一出國講經，他們都知道這個信息，到處邀請。所以我國際上的緣就很盛，這個緣是這麼來的。如果沒有這個緣，誰知道？這個緣讓我走遍全世界。

以後，我在一九九九年，在新加坡住了三年半，把新加坡九個宗教團結起來，變成一家人。這個事做得非常有意義，這樁事情澳洲移民部長聽說了，所以他就很想跟我見面，問我用什麼方法能把宗教團結起來，真的做成功了。他同時是澳洲多元文化部長，他是兩個部的部長，對我非常好，就邀我移民到澳洲去。澳洲我也很熟悉，我每年會在澳洲講一個月經，大概有十年，所以那邊基礎也很厚，我也很喜歡那個地方，我就接受部長的邀請。所以我在那裡辦永久居留就很方便，部長親自批准的。希望我到澳洲去幫助他團結宗教，幫助他們團結族群，族群裡面最重要的就是土著。所以到澳

洲的時候，這兩樁事情我都幫他做了。所以這一次到這裡來參加，圖文巴，我住在圖文巴這個小城，在這個小城我住了十二年。這個小城有十幾個宗教，這一次這些宗教領導都來參加這一次的活動。他們聯手要把圖文巴做成世界第一個多元文化和諧示範城市，這個好。沒有，不做出來，你怎麼說人家不相信。

我們過去在湯池小鎮做成功了，這是二〇〇六年，在聯合國做出報告。那一次我們對於我們做這樁事情用了八個小時報告，有三天展覽，感動了駐教科文組織的這些大使代表，一百九十二個代表，現在又增加了三個單位，現在是一百九十五個單位。這些大使都希望到湯池去考察、去參觀，實際上去看看。這樁事情是被當地領導攔阻住，沒有成功。可是我們知道，至少有三十多位大使，用自己私人觀光旅遊這種身分到大陸去考察，在那邊住三天、住四天，我們蔡老師在那邊接待。所以這個信息依舊傳出來了。

這樁事情，一直到現在，他們念念不忘，我沒有想到。所以這次活動我根本就沒有這個念頭，是大使團的主席，他非常熱心。去年五月我在泰國參加多元文化的活動，大使知道，他帶了十七位大使到泰國來看我。十一月份我應斯里蘭卡總統的邀請去訪問九天，我就把這個信息告訴大使團主席。主席很高興，他帶了二十五位大使到斯里蘭卡，告訴我，希望我再到巴黎再辦一次活動。我說辦活動，上一次我有湯池小鎮做報告，我說我這次來我沒得報告，沒有東西。所以突然想到圖文巴這一群非常可愛的宗教領導人，十幾位，各個宗教領導人，你看，一心一德，把這個小城造成一個多元文化示範的城市。

圖文巴這個小城，我在那裡住十二年，我去的時候只有八萬人，現在有十六萬，人口增長了一倍。但它的土地面積很大，非常有發展的餘地。這十二年我們在這裡做的基礎做得好。我們第一個就

是求人和，人與人之間要和睦相處。不分族群、不分宗教，都是一家人。互相尊重，互相敬愛，互相學習、關懷、照顧，互助合作。在這個小鎮，我們所考慮，第一個，考慮當地所有居民，各個不同的宗教族群，我們自己擺在最後，先幫助別人，自己慢慢再求發展。力量都這樣用法，所以贏得當地群眾跟各個宗教的諒解，沒有一個敵對的，都是兄弟姐妹一樣，這十二年我們打下這個基礎。所以他們自己發心想出這麼一個方法，我當時就非常贊成，我說你們好好做，真正做出成績出來，我說我幫助你們到聯合國去發表、去做報告，讓全世界人都知道。正好碰到這次斯里蘭卡總統辦衛塞節的活動，我就通知他們，我們一起來，所以他們就來了。昨天下午一下午的報告，不錯，這個光碟我要把它放在衛星電視、網際網路上播放，大家都曉得。

圖文巴除土著之外，都是從外國移民去的，是一個很好的生活環境，最適當的就是讀書、養老。它的學校很多，學生佔的人口比例很大，差不多將近一半，在學校讀書的。族群有八十多個不同的族群，有一百多種不同的語言，十幾個不同的宗教。所以是個標準多元文化。大家能夠生活在一起，能夠互相尊重，相親相愛，這很不容易。決定沒有衝突，彼此都相讓，沒有相爭的。相爭社會就動亂，相讓天下就太平。所以他們做一個示範城市，我下面一個想法，要找國家做個示範國家，就可以影響到全世界。

這個傳統文化，我不說是中國的，我說是人類的，全人類的傳統文化。全人類每一個族群、每一個宗教，把傳統文化保存得最完整的是中國。在哪裡？在《四庫全書》。它的方法非常奇妙，世界上獨一無二，那就是漢字跟文言文，用這個手段保存下來。讓古人的意思、經典，懂得文言文的看起來，不會錯解它的意思，這樣世世代代傳承下去。所以漢字跟文言文，我沒有想到，我來到這裡前



面兩天我才看到一份資料，就是這份，這是湯恩比博士在日本的一次訪問談話，他講到這個，講到漢字跟文言文。他說漢字、文言文，可能三、四十年之後會變成世界通用的文字。他講過這句話，我感到很驚訝。所以，我覺得是「德不孤，必有鄰」。這是我個人講的，他講的比我早，但我沒有看到他的，我們想法、看法完全相同。後面還附了一篇羅素的談話，也談到漢字跟文言文，都認為它有它的優點，這是拼音文字所比不上的。拼音文字隔個三、五百年，後人就看不懂。中國這個漢字，隔幾千年，後面的人一樣能看懂，不會把它看錯、看偏，所以它有這個好處。

在學習，大家都是漢學家，對漢學都非常有研究。湯恩比博士一再提出來，「解決二十一世紀社會問題」，就是今天這個問題，「只有孔孟學說跟大乘佛法」，但是他沒有詳細解釋。所以我在二〇〇五年、二〇〇六年兩次訪問倫敦，我跟劍橋、倫敦大學、牛津大學學漢學的同学、老師做過交流。我向他們請教，我說湯恩比是英國人，羅素也是英國人，他說的話你們能相信嗎？我說我到這裡來核實一下，請教，你們相不相信？他們對著我笑，不說話，我等了半天沒有回音。最後我就反問他，難道湯恩比的話說錯了嗎？也不回答。最後逼著我說，我說如果你們問我湯恩比說的話對不對，我說我可以肯定的告訴你，我認為他講的對，他說得有道理。

我說你們很聰明，既不反對，也不贊成。什麼原因？你們對這個話有疑惑。為什麼？講漢學你們熟，你們天天念中國儒釋道的經典，而且拿這個經典寫博士論文，我很佩服。同學裡面有幾個告訴我，有一個同學用《無量壽經》寫博士論文。我說《無量壽經》中文有九個不同版本，你用哪一個？他說他用的是夏蓮居的會集本。我現在學習在講解的就是這個，用同樣這個本子。還有一個用孟子寫博士論文。另外有一個同學用王維，唐朝時候人，文學家。我說

你們，說到孔孟學說，你們腦筋裡頭一定首先浮出來四書五經、十三經，對不對？他點頭。說大乘佛法，你們一定會想到《華嚴》、《法華》、《般若》這些大經大論。他說沒錯。

我說這些東西是儒佛的花果，像植物裡頭的花果，很美，很好看，你曉不曉得花果從哪來的？它從枝條生的、樹梢生的。樹梢從哪來？樹梢從枝上生的。枝從哪來的？枝從條上生的，條從幹上生的，幹從本上生的，本從根上生的。有沒有想到這個？沒有。我說儒的根是什麼？佛的根是什麼？這他們真的就不知道。最後我跟他們解釋，我說我這十幾年在東方，特別提倡儒釋道三個根。儒的根是《弟子規》，道的根是《太上感應篇》，佛的根是《十善業道》，確實它們根本是這三樣。我說這三樣東西是普世教育，就等於國民教育，小學教育，人人都必須要學習的。真正能落實這三個根，推動這三個根的教育，這世界立刻就和平，問題馬上解決。我說至於那些花果，那是什麼？那是專家學者，那是高等的儒學、佛學，那不是普通人學的，佛對普通人不教這些東西。所以佛法把人的根性分為四等，上上根人、上根人、中根人、下根人，分成四個等級。上上根人很少，幾百年難得遇到一、二個，但是中下根的人可就很多，普遍都是。

所以我去年到斯里蘭卡去訪問，讓我感到非常驚訝，世界上居然還真正有個佛教國家。它是小乘，主要學習的《法句經》。《法句經》在中國譯本裡頭有南北兩個本子，南本好像有四百多首偈，北本是有七百多首偈。他們完全學習這個，而且把它變成生活，落實在生活，落實在工作，落實在處事待人接物。所以這個國家，你去看看那些人民，人民非常可愛，人民生活得非常幸福，他不追求物質享受，他心是安的，心是定的，不追求高科技的發展，他追求快樂、追求幸福，這都不容易，我看到真歡喜。想到佛在經上說，

「佛子」，就是佛弟子，「不先學小乘，後學大乘，非佛弟子」，佛不承認。佛不許我們躡等，要從小學、中學、大學、研究所，這樣上去佛贊成，小學、中學不要了，去搞大學、研究所，這佛不贊成。

所以我們在斯里蘭卡遇到這麼好的，從來沒有聽說過的。中國現在雖然講大乘佛教，也只是口頭上說說而已，誰去做？沒人做。所以佛法真實的受用他沒有享受到，佛法真正的意義與價值他也沒捕捉到。他們，說得好聽一點，是把佛學當作一種學術來研究，已經不是真正的。佛法最重要的是證果，信解行證，他們到信解就止住，沒有去做，沒有去行，當然就沒有證，這就不能算是圓滿的佛學。儒亦是如此，儒家講博學、審問、慎思、明辨，前面這四個就是佛家的信跟解，後頭篤行。行沒有了，你所學的東西跟你的生活脫節，你得不到受用。所以行重要，身體力行，行當中你才能夠真正證得，證驗我所知所學的是正確的，要從行來體驗、來測驗。所以最後它是這個，它要通過這四個，現在只到信解就完了，沒人去做，行就是解。

所以佛法，不但是釋迦牟尼佛，古往今來，十方世界所有一切諸佛走的這條路子都是戒定慧，沒有第二條路。戒就是守規矩，就是力行，要把它做到。佛法裡面講的十善業道，十善，不殺生、不偷盜、不邪淫、不妄語、不兩舌、不惡口、不綺語、不貪、不瞋、不痴，能把這個做到，縱然不懂佛法，他是個好人。湯恩比博士說，希望將來地球變成一家。這是世界公民必須具備的條件，就是你得有德行。在中國儒家讀《弟子規》，它就是戒律，就是基本的德行。裡面內容是什麼？總結起來就是五倫五常、四維八德，把它展開來，應用在日常生活當中。道家，我覺得更重要，就是《太上感應篇》一共只有不到兩百卷，大概一百九十多卷，這裡面講的是因

果，善有善果，惡有惡報。講的惡因惡果多，大概惡因惡果佔五分之三，善因善果佔五分之一。人接受過倫理道德的教育，羞於作惡，不好意思做壞事，有這個力量；如果懂得因果教育，不敢作惡，作惡有惡報，做壞事下地獄，想到地獄苦，不敢做壞事。這個時候才能回頭，才真正能夠當下恢復六十年前的安定和平。愈往前面去，這個社會愈安定、愈好。

中國過去兩百年，前一百年是滿清王朝的末葉，慈禧太后執政。慈禧不尊重祖宗的教誨。聽說她是來報仇的，她是葉赫那拉氏。滿清崛起的時候，把這個族滅掉了。他們的酋長對天發誓，我族裡頭縱然剩下一個女人，也要報仇。這個寫在清朝宮廷文件裡面，就是葉赫那拉氏的人，不管男的女的，決定不能在宮廷裡面服務。到了咸豐，兩百年過去了，都沒有出事情，所以咸豐皇帝選的這個妃子，西太后，就是葉赫那拉氏。兩百多年都過去了，沒出事情！你看清朝還是斷送在她的手上。真的來報仇的，這就是冤冤相報。

她不尊重中國傳統，不尊重儒釋道，自稱為老佛爺，把儒釋道都擺在她旁邊，沒有恭敬心，上行下效，國家領導人這樣，底下對於儒釋道那個溫度就降溫了。降溫，聖人就不如前身，一直降到民國。民國這是最近的一百年，這一百年沒有人學了，都把它認為是迷信。所以才演變成今天中國人遭受這麼多的痛苦，這麼大的災難。現在要復興，必須把老祖宗的東西找回來。我們湯池做的實驗起了作用，對國內起了作用，提醒大家覺悟，慢慢認同，在國際上也起了個頭，這是很值得我們安慰的。所以我們希望全世界研究漢學的，我們有個使命感，漢學要復興，漢學可以救社會，可以救國家，可以拯救這個世界，我們有這個信心。

湯恩比博士這部書好像只印過一次，沒有再版，很少人知道，書也不容易找到，台灣只有兩本，中央圖書館跟成功大學，台大有

目錄沒有書。所以我們現在盡量找舊書攤裡面，看看能不能找到，找到之後我們想給它再版。

我剛才看了這篇文淵閣的《四庫全書》，這當年在台灣一些讀書人心都繫在這部書。因為這部書留存到現在，原本只有三套半，怕在一個災難當中喪失掉，那真的是沒有法子相比的一種損失。台灣畢竟是用最大的努力把它印出來。第一次，這是第一次的版，第一次就印了三百套。《薈要》是世界書局印的，第一次只有印了兩百套，量都不大，為什麼？他賣得太貴了，一般人買不起，甚至於學校圖書館也買不起。前幾年紀念孫中山先生革命一百周年，政府好像跟書店商量再版。再版的時候，這兩個書店通知我，我正好身上有一筆錢，我就全部投資。我買《全書》買了一百套，以前買過兩套，我總共買他一百零二套。《薈要》我跟他買了二百七十套，分送給全世界圖書館去收藏。只有這個方法，災難來的時候，不可能全球毀滅，不可能，一定還有剩下來的，它還能保存住，我的目的在此地。

所以這些有價值的古書我盡量保存，把它再版。現在影印非常方便，技術也很好，可以能保存到原文。好東西我們要盡量流通，不要幹別的，蓋房子沒用處，地震會倒掉，只有這個有用處，大家都能得到好處。我這個簡短的一點歷史還簡單的報告，希望大家多指教。

現在我們想在馬來西亞建個漢學院，斯里蘭卡辦一個佛教大學，辦一個宗教大學。總統真幹，我給他建議真幹，下個月就可以破土。到這邊來很難得，日本前首相鳩山夫婦兩個來參加這個活動，跟我有幾次的交流。我也勸他回去辦學校，復興漢學。日本的文化完全是中國的，它沒有自己的。他也非常喜歡，他有這個能力，也有這個財力，所以他可以做得到，這都是好事情。希望漢學能夠在

全世界做為我們人類真正的智慧，真正的共識，把全世界團結成一家人，永遠沒有戰爭，永遠我們生活在和諧幸福美滿之中。這個是我寄望的，我年歲老了，在這個世界不會很久，所以這是寄望於大家，大家要認真努力，我盡心盡力幫助諸位。好，謝謝大家。

可不可以用這個機會，提一些小小的問題，請您教誨？

問：尊敬的老法師，我們知道法國在中文當中意思是一個法律的國家，但是法也是佛法的法。在日譯當中，法國被翻譯成佛國，所以也是佛的國家。但是，當然我們知道沒有僧國，沒有哪個國家被稱為僧國。不過法國既然它可以稱為佛國，我們可以看到我們今天來這裡就是佛國土。但是我們法國這個佛國沒有佛，所榮幸的是今天您能到這裡來，等於是我們邀請來的佛，非常感謝您給我們剛才提供那些教誨。另一方面，中國，我們知道，中就是三個真理之一，有中、有假、有空，剛好您這樣的一個教導，就把這兩方面都聯繫起來，非常感謝您今天的講話。

問：我也是今天很榮幸有機會能面對面的來請教您，我有兩個問題，一個是比較具體的問題，一個是比較一般的問題。第一個問題就是關於湯池小鎮，剛才您也提到，就是您做一個示範。這個小鎮是很重要，我覺得在二〇〇五到二〇〇八年當中在中國影響非常大。但是就是非常遺憾，後來二〇〇八年就關掉了。所以個人我一直很奇怪，很想知道到底是因為什麼原因關掉？關掉之後，湯池你還培養那麼多種子老師，他們今天在做什麼？然後是不是在大陸您還有類似的計畫，或者說他們有後續的一些活動。這是我第一個問題。

淨空老法師答：中國政府對於意識形態的教學是不喜歡別人去做的，應該是共產黨他們去做的。我們為什麼做？我被聯合國逼的。不相信！是讓他們生起信心，我做這個目的在此地。我做完之後

我就希望完全交給政府，產業交給政府，老師也交給政府，希望他們來接收。可是這個地方，中央政府我們不知道，地方怎麼樣去報告我們不曉得，所以是奉中央的指示，讓我們停課解散，我們服從。過去歷史上三武一宗滅法，佛教徒沒有反抗，一切順從，佛教徒是最好的公民。所以底下一個皇帝登基的時候，佛教馬上就興旺起來。所以我們不能破例子，我們不可以反抗，我們不做歷史的罪人，我們決定服從。所以他們一叫我們這麼做，我們馬上就奉命去做，他們感覺很驚訝，怎麼這麼聽話，好像一點反面的意見都沒有，絕對服從，也感到驚訝。

這個事情已經過去了，好像影響很大。這批老師有一些現在還在做這個工作，我們湯池校舍還在，裡面還有三十位老師，在那邊等於說看守，我們希望有一天會復興。復興，讓他們政府去做，我們再全部正式贈送給他們。我這麼大年紀，也沒有力量去做。十年前沒有感覺到疲勞，現在感覺得有一點疲勞，所以現在辦自己的事情。另一部分，最優秀的老師，有十幾二十個人，現在在馬來西亞。馬來西亞我們希望在那邊成立一個漢學院，得到馬來西亞首相支持。所以這個事情我們辦成功，現在正在建校舍，大概有一年半以後校舍就可以建好。老師的進修沒有中斷，《群書治要》的翻譯他們在做。

問：所以主要是地方政府應該是沒有問題，主要是中央政府他們？

淨空老法師答：太遠，不知道，中央憑地方政府怎麼報，它報應該是什麼意識形態，是不是準備培養幹部將來造反，他就怕這個，他別的不怕。

問：所以沒有跟師父說為什麼要？

淨空老法師答：我們也不問，你怎麼說我們就怎麼做。我們的

本意是奉獻，捐給政府。

問：後來最近幾年有一些傳統文化論壇，是不是？

淨空老法師答：我說明一下，不錯，就是這個擴大，擴大，現在湯池效果在中國起很大的作用。所以看這個情形很可能恢復。恢復的時候我是讓國家去做，我自己再不搞這個。

問：我第二個問題是比較一般性的，就是剛才我剛見到老法師，您一聽說我是研究當代中國佛教的，所以您馬上就給我一個開示說，當代中國佛教是很悲哀的，沒有佛教了。所以我非常想聽聽您對當代，我們可以說一九四九年之後，或者是一九八〇年代之後，大陸經常說有佛教復興，相反，我們聽到的不是說佛教很悲哀，而是佛教在復興。所以我很想聽聽您對中國大陸佛教有什麼看法？

淨空老法師答：佛教的復興，儒跟道的復興，都要從歸趣上做，就是從戒律，沒有戒律就沒有佛法。佛法的修學一定是依戒得定，依定開慧，它學習的目的是叫你開悟，不是叫你記得很多。記問之學在現前時代，你看《禮記》裡頭就有，「記問之學，不足以為人師」，中國不重視這個，講悟性，儒釋道都講悟性。所以佛教傳到中國來之後，治學的最高指導原則，戒定慧，儒即是，道也即是。所以扎根的教育是戒律。戒律在過去學習期間是五年，不是簡單，它真的是一門中國學問，培養德行的根基。用中國的話來說，就是要把五倫五常、四維八德統統做到。不做到那是假的，不是真的。

我以後學佛曾經跟章嘉大師三年，我的根基是章嘉大師奠定的。大師告訴我，你說你讀的有沒有懂，你沒有做到，其實你沒有懂，你真正懂得，哪有做不到的道理？要用這個來檢驗自己，不要以為自己真懂了，沒有做到沒懂，好好再做功夫。這個話很重要，這對我一生，這一點成就幫助很大。真懂，他就教我看破、放下，看



破就是你都明白了，明白之後你一定會放下。譬如講空、假、中，你真正懂得空，認識所有現象都是假的，你當然放下，放下是中，你用中，你用它，心裡頭一點都不執著，你說這個多自在。無論是善是惡，都是假的，都不是真的，不要放在心上。心永遠保持清淨平等，覺而不迷，正而不邪，淨而不染，真得受用，這個學佛真快樂，法喜充滿，這就對了。所以要應用在生活上，沒有用上你沒懂，你繼續努力。譬如飲食，真正懂得不殺生這個好處，你不會吃肉，念頭都不會有，那是真的；想那不行，那你還沒有搞清楚。對身體真的健康。

我二十六歲，跟方東美先生認識不久，大概二、三個月之後我就認識章嘉大師，我就接觸他老人家。他勸我出家，他叫我不要去做官，他說你出家，學釋迦牟尼佛。我這一生，釋迦牟尼佛一生講學，一生教書。所以是最好的社會教育家，最好的社會教育的義務工作者，他教書不收學費。他是我們最好的榜樣，真是全心全力為一切眾生服務，沒有一樣為自己，快樂無比。有為自己，自己就有煩惱，就有苦；不為自己，自己沒有，自己沒有煩惱。為別人，做好了，大眾有福；沒有做成功，大眾福報還不夠，我們已經盡心盡力，你說多快樂。

問：老法師，您對當代社會推動善書的流通有非常非常大的貢獻，這些善書之中也有一些是神明通過扶鸞轉下來的，而且原則上有不少和尚、法師，也包括印光老法師，是批評扶鸞、扶乩的方法。我想問您自己對扶鸞的態度如何？

淨空老法師答：扶鸞這個事情，我曾經請教過我的老師章嘉大師。因為我小時候在福建，抗戰之前，中日戰爭之前，我讀小學的時候，福建扶鸞的風氣很盛，一般人家都會請這個。我們小時候看，總是感覺得很奇怪。扶鸞的人是什麼人？都是做苦力的，拉黃包

車的、挑水的、賣水、賣柴的，都是這些不認識字的，做苦力的工人。是臨時找來的，找兩個人，那個乩盤是龍頭嘴，一個人手上托這邊，另一個托這邊，居然在沙盤上寫字，寫的字是規規矩矩，我們在旁邊都認識。大概一個小時可以寫七、八十個字，不會很多。所以我認為那不是假的，因為扶的人不認識字，他沒有讀過書，他怎麼會寫得出來。

我到台灣之後，台灣有乩壇，我去參觀過道教的，他們有乩童，那就是專門的，別人沒有辦法。我去參觀，他們在沙盤上動得很快，我看了兩個鐘點，一個字也不認識。動得太快，他口裡念念有詞，兩個小時寫下來幾千字、上萬字，我很懷疑，我說這個不太可靠。我小時候看的，我說那個可靠。我就請教老師，老師告訴我，扶鸞確實有，是屬於靈鬼，不是佛菩薩。佛菩薩能降壇，那個機會太少。他們冒充佛菩薩，也是行善。所以他講的東西善的多，不善的少，我們要以智慧去觀察、去衡量它，善可以採用，不善不要把它當真。譬如他講災難這個問題，這個就不可靠，到時候災難沒有發生，你找不到他，他不負責任，我們自己吃虧上當。所以勸善規過我們接受，講種種預言的時候，我們對這個要存疑，這樣就可以。知道這是靈鬼想做一點好事，透一點信息給人，不可以當真。孔夫子那個態度正確，「敬鬼神而遠之」，遠是不能相信，這個很有道理。

問：老法師，您說您在馬來西亞準備推動一個漢學院，漢學院的目標具體是什麼樣的目標？是不是跟在湯池的實驗一樣的，培養一批老師們，或者是有其他的事，譬如說做一個更學術方面的研究？

淨空老法師答：我們現在不求學術，我們求實驗，就是對現在的社會有幫助，我們從這一方面。現在的社會，倫理、道德、因果

全沒有了，所以社會這麼亂。人造惡他不怕果報，他認為他的想法、做法是正確的。人要不作壞事，那個人叫愚痴，那個人不是現代人，是古人，他把他分成這個，那是沒有智慧的人。所以我們現在培養漢學，主要的是著重在漢字跟文言文。學習的，救急，拯救這個社會，最好的一部書還是唐太宗這個東西。這部書我在年輕的時候知道有這個東西，沒見過。我問了這些書局，商務印書館總經理，我說你們知道不知道有這本書？不知道。世界書局的老闆我問他，也都不曉得。這個書在中國失傳了一千年。以後我們見到這個書之後，我是在講經的時候偶爾提到那麼幾次，唐太宗有這個東西，很可惜失傳了。居然有人在大陸上，真的不曉得在哪裡找，找到了。我一看版權頁，民國初年，民國初年的時候印過，滿清亡國之後。看它的序文，這才曉得是嘉慶年代，乾隆做了六十年皇帝，把皇帝位子傳給兒子，他做太上皇。因為他的祖父康熙做了六十一年，他不想超過祖父，所以六十年的時候就傳位了。

日本政府對嘉慶皇帝送了一份禮物，就是進貢，裡面有這部書。在那時候，那是清朝最興旺的時候，康乾盛世。而且在中國歷史上他們的成就我覺得還超過貞觀，貞觀、開元沒有那麼長的時間，它延續差不多一百六、七十年，這麼長的長治久安。所以他們對於這個書當然就不是很重視，可能就沒有去認真的看，就把它放在宮廷裡。到滿清亡國的時候，被一些學者專家看到了。商務印書館印了兩版，這是第一版，第一版照日本的原文影印出來，這是日本的排法。這個我們把它放大，做成這樣的冊子。才曉得這部書承傳的經過。我看了之後非常歡喜，我說真是感應，這個世界有救了，人類有救了。不過找什麼東西來教，這個東西太好。所以我當時，我剛才跟諸位講過，我跟世界書局買了一百套《四庫全書》，買了兩百套《薈要》。

民國初年，軍閥割據，中國物資缺乏，到最後一代不如一代。戰爭結束之後，國共的戰爭接著，經過文化大革命，傳統文化摧毀太久。今天我們從哪裡做起，能學什麼？我們學這一套東西。這一套東西，唐太宗，唐太宗十六歲，唐家的天下是他打的，十六歲帶兵打仗，二十七歲做皇帝。做皇帝，我們想他書念得不多，怎麼治國？他很聰明，找魏徵這些大臣，把從三皇五帝到他那個時候，二千五百年，二千五百年當中歷代這些帝王修身、齊家、治國、平天下，這些理念、智慧、方法、經驗、效果，統統都記在經、史、子這個三部裡頭，在這三部裡面關於這方面的東西他都要，把它抄下來給他看，就變成這本書。所以這本書是《四庫》裡頭經、史、子，集是文章他不要，這三樣東西的精華，非常非常重要！我們就省事了，細細的把它翻成各種不同的文字。

這個事情，剛才也講了，現在有附體，我這部書印成樣本，樣本送一套，那時候我在澳洲，送到澳洲，我們有七、八個同學在客廳裡面，大家把這個本子展開來，來欣賞，來看。當中有一個人被李世民附體，他那時候跪在地上說，我是李世民。唐太宗，請坐。不敢。他從地獄來，因為印這本書他離開了。這是他的功德。他告訴我，這部書不但可以救中國，可以救全世界。這句話提醒非常重要，因為我當時沒有想到國際，我只想到救中國。要救全世界就得翻譯成各種不同的外國文。所以最初第一個英文本就用這個方式來做。

這個分量太大，翻譯好幾年，馬哈迪長老跟納吉首相催著我，趕快翻，我要看。所以我就用這個方法，用「3 6 0」這個方法，選三百六十句，先翻給他看，他們等著看，就把這個英文翻譯逼出來。大概第二本估計，這個翻譯有十本，全部翻完十本，第二本三、四個月之後可以收到，現在中文已經選出來了。這次在聯合國每

個大使我都送他一套，希望讓他們先了解，然後介紹給他們的政府，他們要，我們再大量贈送。我們現在十方的供養不幹別的事情，專門幹這一個，幫助每個國家都能夠讀到這本書。馬哈迪長老看到之後，他告訴我，這是一部真正智慧的書籍，沒有想到幾千年以前的東西現在還管用。他說非常可惜他現在才看到，如果他執政的時候看到，他說我會少做很多錯誤的決定，非常感嘆。現在納吉首相不錯，天天在問我，這個對他的好處就很多。

《國學治要》，這是民國初年編的，是《四庫全書》的鑰匙。我們怎樣去學習《四庫全書》，這是一個扎根，一共，比這個本子還厚，十冊。民國初年商務印書館創辦人那批老先生，那都是有道德、有學問的，他們編的，花了八年的時間。所以叫《國學治要》。《四庫全書》的治是政治，《國學治要》的治，它是同一個字，是治學，是做學問的，治學。所以這兩部書我得來之後，我就想這是感應，國家有救，世界有救，人民還是有福。我們今天參觀這個地方，我就可以說一句，諸佛菩薩、眾神會保佑巴黎，巴黎這個地方災難就會減少，有所謂眾神在此地保佑。所以我們要相信，我們要認真學習。要記住，一定從扎根教育開始，沒有根不行。根是什麼？根就是把中國傳統文化的綱領，這綱領就是五倫五常、四維八德。

問：您在馬來西亞那邊培養的老師們，是馬來西亞的當地人，或者是也有中國人？

淨空老法師答：有，各地都有。我們是為全世界，不分種族、不分國籍，我們用平等心去做。得到兩個首相的支持，很難得。希望你們去多看看，你們看看現在人的想法、看法不一樣。原因在哪裡？古人的心清淨，古人有愛心，愛心比現在人高。所以古人對這個真理，佛法講的是自性，他有相當的深度，這是現在人比不上的。

問：感謝老法師送給我們這麼珍貴的禮物，我代表法蘭西學院的漢學研究中國這些教授來對您表示感謝。因為很遺憾，他們今天不能前來。剛才我注意到，《群書治要》是從《周易》開始的，以《抱朴子》結束，但是裡面就缺了佛教的東西。

淨空老法師答：那是另外編的。

問：所以剛才羅教授就說，他也會向他的學生來，研究中國佛教的日本佛教學生來推薦這部書，可以做為他們了解中國文化背景的一個準備，儘管裡面沒有佛教，但是儒家和道家都是研究佛教的一個準備。

淨空老法師答：乾隆他是虔誠的佛教徒，他把道的經典編入《四庫》，佛是另外編的，這是對佛教特別尊重，是這個意思。所以《四庫》要跟乾隆皇帝的《薈要》合在一起，這才完整。乾隆對中國文化確實是做了很大的貢獻。這個皇帝沒有造業，沒有大的過失，做了好事。不一樣的價值，比《四庫》還大，因為《四庫》裡面有不利於滿清的文字他刪掉，他改了，刪除了。《薈要》是乾隆皇帝自己讀，不是給別人看的，所以只有兩套，一套在頤和園，八國聯軍的時候燒掉了。另外一套在皇宮裡面，他自己的書房，就剩這一部。所以一個字沒有改，保存這部，它很有價值。它的分量是《四庫》的三分之一，《四庫》現在這個裝訂是一千五百冊，《薈要》是五百冊。

問：非常感恩老法師。實際上在二十年前，在我剛剛開始讀大學的時候，那時候我記得一些佛教的書，它上面印了一個章，是佛陀教育基金會。

淨空老法師答：那是我們出版的。

問：對，這是二十年之前的因緣。最近兩年，因為我每年都要

回國，回中國大陸做一些調查。譬如說在二〇一〇年的時候我去過大悲古寺，今年五月份我又剛剛從遼寧的大連安山寺回來，這些地方都是受老法師影響的道場，確實對法師在大陸推動佛教這麼宏偉的事業非常讚歎。我確實很想知道一下，國內發展的情況，您是怎麼來看待和評價的？就是想聽聽您的看法。

淨空老法師答：國內確實已經變質。在十幾年前我跟趙樸老，我們一起談過，他始終是我的朋友，所以他走了之後，國內就沒有人，談話的人都找不到。以前還有趙樸老，現在全走了。我跟樸老說，中國解放開放之後，我說所有的寺廟不適合修行，觀光旅遊太多，出家人天天接待這些人，哪有時間修行，清淨心沒有。我說乾脆把所有的寺廟修復，就做為觀光旅遊，做為歷史的一個景點，替國家帶來一筆收入，同時做機會教育。這些人來參觀旅遊的時候，一磚一瓦介紹給他，講佛教的故事，講佛教的歷史，讓他明白，就介紹這個。真正修行、研究要另外再開闢，開闢要模仿外國的大學城這個方法。現在交通方便，資訊發達，不必要很多寺廟。十個宗派我們就建十個道場，另外去找地方建十個大學城，一個宗派是一個山頭一樣，一個城市。

這裡面分兩個部分，夏蓮居老居士建議的，研究教理的部分稱為學院，我們在澳洲是淨宗學院，修行的道場叫學會，淨宗學會。這個建議我覺得非常好，不要用舊的寺院庵堂，不要用這個名稱，用學院、用學會，就是這一個城它有兩個部分。可以接納全國、全世界來學的，我們有吃住、有宿舍來供給他，來探討教理，來認真修行，這兩部分就夠了，十個道場就夠了。趙樸老對我這個建議很贊同，但是他年歲太大，心有餘而力不足。結果他走了以後，就再也沒有人可以談這個事情。我覺得還是走這個路子正確，從前，這是歷史遺跡，做為觀光旅遊正確，這一批出家人就等於說做導遊，

要把歷史清楚，情形跟教義要懂得，把這個東西介紹。供養佛菩薩，佛菩薩代表什麼，一定要講清楚，就上一堂課，對這個觀光客，這個很有意義，對於佛教真正教學會起很好的作用。

譬如我們講山門，你一進這個寺廟的山門，山門就像大門一樣，面對是彌勒菩薩，兩旁邊是四大金剛，就是四天王，他代表的意思是，它都是教育，這表法。彌勒菩薩，彌勒是慈悲，慈悲為本，方便為門。用什麼人的像？用宋朝宋高宗時候布袋和尚的像。布袋和尚臨終的時候他告訴別人，他是彌勒菩薩再來，說完他真的就走了。所以以後中國人造彌勒菩薩的像都造他的像。他的像也很有意思，肚皮很大，表示能包容，滿面笑容。所以學佛要歡喜，要笑面迎人。你要進佛門想學佛，你要先肚量要放大，要有包容，要笑面，你才有資格入佛門，否則的話，你沒有資格入佛門。你看這個多好。佛家裡面一句話，「生平等心，成喜悅相」，一團歡喜，他代表這個意思。所以他是在教你，不能把他當作神看待，當神看那就是迷信。

四大天王是護法，護誰的法？護自己。他的名子，那都是教育，教學的重點。東方持國天王，持是保持，也就是對自己來講，我如何保持我的身心；在家庭，我如何保持家庭興旺；在社會，如何能保持社會的和諧，國家的興旺，世界的和平，他代表這個。用什麼方法？中庸之道，手上拿著琵琶，那就代表方法，琵琶是弦樂器，緊了它會斷掉，鬆了不響，一定要調得恰好，所謂是不能不及，也不能過分，佛家講中道，儒講的中庸，用這個，這是教學。南方增長天王，增長就是日新又新，要天天進步，不能落伍，他手上拿著寶劍，劍代表智慧，叫慧劍，斬煩惱，他取這個意思。你看這個多好。

西方廣目天王，西方跟北方是講方法，廣目天王，廣目叫你多



看，用什麼方法達到前面兩個目標，你要多看，就是多學。北方天王叫你多聽，叫多聞天王，你要多看、多聽，你要認真學習。廣目天王手上拿的是龍，有的是蛇，龍蛇代表多變，變化多端，這代表社會。社會無論是人、無論是事，千變萬化，你要看清楚，千變萬化裡頭有個不變的東西，你要掌握到。那個珠就是不變，不變的是你的清淨心、你的平等心，不能跟外面環境變的，它變我不變，你就會看得很清楚、很明白。它變你跟著變就壞了，你就錯了。你看這個方法多好。北方天王手上拿著傘蓋，傘蓋是防止污染，就是今天我們講環保。環保頭一個，身心的染污要防止，然後才能防止外面物質的染污。所以今天環保全世界都在教，都做不好，為什麼原因？他不懂得保護、防止自己心地的污染，光講外面，這收不到效果。一定是先防止自己，身心清淨，不受染污，然後外面的環保就收到效果。

你能把每一尊佛像表法的意思說出來，講清楚，大家對佛教不是迷信，它是教育。寺廟這種教育，它把教育跟博物館混合在一起。我們現在學校教學跟博物館分開的，它融合在一起的。所以達到了高度藝術的教學，不容易！這個就沒有人知道，連出家人都不曉得。到那裡去就是要燒香，燒得烏煙瘴氣，製造染污，這就不像話。那也不能怪他，他們從建國以來就沒有人講解過這個東西。講解他也未必肯相信。過了這麼多年，災難這麼多，現在想如何能化解災難，也許可以接受。所以這個重要。佛門裡頭，所謂講是一盞燈、一炷香、一朵花，它都有表法的意思在裡頭，全是教學，真正達到了藝術教學的登峰造極，這我們不能不佩服。這都釋迦牟尼佛早年這些弟子，那些高僧大德他們的智慧，他們想這些方法。

天台止觀是智者大師他發明的，修行的方法。當時，還是在唐朝，晚年的時候，《首楞嚴經》傳到中國。在這個之前，印度高僧

見到智者大師，看到他提倡的止觀修行方法，非常讚歎，認為跟釋迦牟尼佛在《楞嚴》、《圓覺》裡面講的修行方法非常接近。所以中國才曉得印度還有一部國寶，《楞嚴經》。這部經到最後也傳到中國來了，學習的人非常之多，歷代都有承傳。到現在，我在台中跟李老師也是學《楞嚴》，《楞嚴》跟《圓覺》非常接近。所以我三年《楞嚴》學完之後我接著去學《圓覺》，這是真實智慧的經典。

《法華經》開權顯實，告訴我們一句真話，釋迦牟尼佛到這時候才說，以前沒說過，這句真話是什麼？「一切眾生本來是佛」。在《華嚴》裡面他說「一切眾生皆有如來智慧德相」，最後在《法華》完全肯定一切眾生本來是佛。我們學佛就要恢復我們自己本來面目，要向這個方向走才對。這個方向走，最高的指導方法就是看破、放下。看破是觀，放下是止，還是止觀。看破、放下是我初學的時候老師教給我的，因為我初學佛，教我不懂，講止觀講不清楚，講止觀就把我講糊塗了，他變一個方法，說看破、放下，我聽了就很有意思，到以後才知道看破、放下就是止觀。

我們就再一次感謝老和尚。